

名家名笔

委员笔记

诗词鉴赏

圆梦勿忘桑梓地

老藤

每个人都会邂逅一些座右格言，有人写在本子上，有人记在脑海里，记于脑海的往往比写在本子上的要恒久，因为铭记是真正的走心。

格言如人，会不断成长。少年时喜欢的格言是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。句子虽然平常，却常常令我在冥想中热血沸腾。东北是生产幽默的沃土，我在北大荒读小学时，学校有一个敲钟的老板工特幽默，喜欢和小孩子开玩笑，每次见到我都会故意睁大眼睛说：你嘴好大呀！男儿嘴大吃四方。老人应该是一句无所谓的调侃，却无意中钓出了我肚子里的馋虫，我就想象四方都会有哪些美食。记得当时扳着手指数过，如果从中原定位，肥美的手把肉属于北和西北方，诱人的海鲜属于东和东南方，飘香的芒果当然在南方，而麻辣火锅肯定在西和西南方，想着想着就进入了角色，立志长大后要把事业做好，创造条件将这些美味吃个遍。青年时期喜欢的格言是“追求诗与远方”。诗，代表浪漫与激情；远方，代表陌生神秘的风景，在多情与怀春的青春季，满脑子都是诗与远方，咚咚的心跳似乎是一声声的“出发、出发、再出发！”步入中年以后，虽然不再把格言警句当成打开人生的钥匙，但仍有金句能叩开我的心扉，比如对“圆梦勿忘桑梓地”这一句，我就有极高的认同度。

圆梦勿忘桑梓地算不上标准化的格言，是再普通不过的诗句，圆梦是进行时，也是完成时，故而有两个含义；桑梓地在这里则只有一个指向，就是故乡。当年毛泽东那句“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”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个词汇。这个句子之所以让我念念不忘，与一首歌密切相关，这首歌叫《绿叶对根的情意》，当时，女歌手声情并茂的演唱深深打动了我，以至于我邂逅这个句子时，仿佛有个无形的乐手在配乐一样，这首歌的旋律潮汐般浮起，托出充满深情的歌词：“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心依着你；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牵着你……”

这是对故乡的依恋，也是对家国的情怀。

毋庸置疑，故乡和母亲一样，每个人都无法选择，生于斯便属于斯，不论富饶还是贫瘠，它都是剪不断的脐带，是擦不掉的胎记，是你的命运所在。

我访问过不少名人故乡，就作家来说，我羡慕周立波故乡的自然

恬静。周立波的故乡益阳清溪村现如今仿佛人间仙境，站在周氏故居前群芳争艳的荷花池，我想，周先生在构思《山乡巨变》时，眼前一定绽放着无数笑脸般的荷花。我也羡慕贾平凹故乡的古意深沉。贾平凹故乡是商洛的棣花镇，镇上有一条从宋元穿越而来的古街，至今还回荡着高亢激越的秦腔。我还去了柳青的第二故乡皇甫村，去了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古城。在访问这些名人故乡后，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这些名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回报了故乡，他们和故乡的脐带似乎从没断过，故乡因为他们而增添了人气。人气就是生气，人气旺盛，他们的故乡便绿意盎然，生生不息。

由此，我想到了当下的东北，东北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，是不可替代的粮仓和重要的能源基地，更是几代人的逐梦之地、奋斗之地。大东北的白山黑水、广袤的沃野和茂密的森林，赋予了逐梦者、奋斗者雄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舞台。70余年来，这片神奇的土地曾以共和国长子的荣耀享誉四方，也哺育了许许多多国之栋梁和行业精英。然而，一段时期以来，东北变得沉寂了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有些走出东北的圆梦者走了就走了，他们的光芒可能照亮北上广深的高楼大厦，也可能照亮异国他乡的土地，但没有回照故乡的田畴和乡村。

其实，东北一直是国家的心头肉，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已经多年，东北的基础建设和结构调整也基本完成，良好的振兴势头已经展现，但东北人口和人才外溢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。这个时候，从东北走出去的才俊精英，如果以圆梦勿忘桑梓地的情怀来眷顾白山黑水，助力东北振兴，无疑会加快东北美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的进程。

事实上，东北一直是逐梦者的福地。我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北爱》中，刻画了一个叫苗青的逆行者，苗青在上海攻读博士，毕业后她的同窗纷纷选择了出国深造或到北上广深就业，唯独她选择了做逆行者，去了东北，她要圆父女两代人的飞机梦。苗青只身来到东北，经过十年奋斗，历尽诸多辛苦，终于将自己设计的五代机送上了蓝天。苗青的经历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，新时代全面振兴的东北，有条件、有实力托起逐梦人的梦想。

一位颇有名气的影视导演，近来说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拍一部关于东北的作品。他出生在东北，成长在北大荒，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故乡生活的往事总在脑海里一幕幕过电影，他说这是故乡在给他托梦，仿佛在问他：你为生你养你的这片黑土地都做了什么？
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习惯遗忘，我有个老乡，事业做得很大，前段时间听说他回家乡投资，发展绿色有机农业。我打电话夸赞他，说他这既是衣锦还乡，又是回馈家乡，是什么原因让他想到了回北大荒投资。他说没有原因，回馈家乡不需要理由。

是啊，这位朋友说得没错，有些事不需要理由，大爱无言，至爱无声。

朋友的举动当然会让我审视自己，作为从黑土地走出来的作家，我一直心系那片沃土，抒写白山黑水，记录东北变迁，成为我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。这几年，我写了记录第一代北大荒建设者奋斗历程的长篇小说《北地》，写了东北猎人转型后生态意识逐渐提升的长篇小说《北降》，最近又发表了长篇小说《北爱》，向读者推介东北这个年轻人创业圆梦的大舞台，《北爱》是一封写给东北大地的公开情书。我深知，东北是我文学中永恒的“原乡”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桑梓地，是永不干涸的泉，她滋养了我，给了我永不竭的灵感，如果不写东北，我无法心安。

（作者系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、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）



华夏

中国绘画之传统色彩印象

刘广

编者按

癸卯兔年，央视春晚创意节目《满庭芳·国色》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，舞台与色彩相融，文化与艺术交汇，一展传统色彩魅力。传统色彩是中华文化亮眼的符号，本版邀请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、著名画家刘广撰文，讲述中国绘画的传统色彩印象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书轻轻翻：韩熙载夜宴、千里绘江山、展子虔游春、簪花仕女卷……书香绕鼻尖，画色千年艳，中国传统色，不惧光与年。

“色彩”是中国绘画的重要体系，是社会文化观念的赋予，是文化表现形式上的“中国符号”，是对社会文化观念的理解与认同、表述与还原。因此，自然界中的五颜六色，被华夏文明赋予特殊的文化内涵与使用指向，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有规律可循的视觉符号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“色彩观”。

我们的祖先用“五行”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，以“五色”为正色，即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来表述中国绘画色彩的始源。因此，中国人的色彩观与五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。“五行”是祖先对自然界万事万物所具属性的高度哲学概括，不仅是日常生活中见到的五种物质，更是一种对事物的描述和概括。《尚书·洪范》曰：“五行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曰稼穡”。“五色”是色彩形式美的标准之一，《考工记》中“画绩之事”一章反映了此观念对中国画色彩的影响。“画绩之事，杂五色：东方谓之青，南方谓之赤，西方谓之白，北方谓之黑。天谓之玄，地谓之黄。青与白相次也，赤与黑相次也，玄与黄相次也……”。

所以，古人把赤、黄、青、黑、白五色列为最纯的正色，把色彩分为冷暖两种不同性质的颜色，又因其矿、植物质颜色的属性与特点，对其进行分类。比如赤色有五种：朱砂、银朱、赭石、黄丹、朱标；白色为“重色”，包括白垩、铅粉、蛤粉……此外，矿物质颜色还有玛瑙、珊瑚、宝石、松花石、琥珀……植物质颜色听起来就鲜艳得多：红蓝花又叫红花，紫柳又叫紫梗，檀木又叫苏木，蒜黄

行者 抒怀

实话实理，咱陕北的年过得可红火啊！

贺年的微信翻看跟斗往我手机里来，但最有特色的还是要算我陕北的朋友，他们自信自己家乡的年，是红火热闹的。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，像他们一样自信，那里的年，地方色彩浓郁，年俗年礼丰富，许多都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，譬如秧歌、唢呐、信天游，再一项就是榆林小曲。

好些年前，我年关采风在榆林，就见识了秧歌，闹得那叫一个红火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“闹红了天，闹红了地，闹得人心沸腾，闹得大地春潮涌动”。

滕文骥导演的《黄河谣》中，就有非常好的展示，如我现场看到的一样，既强烈地呼吸着他们浓烈的年味，还深情地倾听着他们独特的乡音，可以在秧歌里寻找梦想与欢乐，感受世上最惬意的事情。他们说了，群众性的秧歌活动，都是自发跳起来的，正月的初二、初三拉开序幕，一直要闹到二月二龙抬头时，才能歇歌手了锣鼓。

不可否认，年关之时的信天游，会如秧歌一般，闹腾得也极欢实。但在此最想说的还是他们的榆林小曲了。

榆林小曲与大家熟悉的信天游比较起来，很是不同，曲调温婉柔美，唱腔婉转圆润，极富江南水乡的风味。这不奇怪，因为明清之际，很多江南的人来榆林做官，他们怀念故乡，便将丝竹音乐带到榆林，再结合本地音乐，便形成了现在的榆林小曲。

申遗的成功，使榆林小曲焕发了新

又叫月黄……

中国画的颜色发展，从单色的矿物质和植物质颜色，到矿物质的间色和矿植合用的间色，加上古代合成的铅粉黄丹，及外来的藤黄紫靛等，在南齐时期，颜色已经非常丰富且能“随类敷彩”了。天青、月白、苍绿、黛蓝、绛紫、妃红、十样锦……一幅水墨画于眼前铺展；烟岚、高岭土、红土、赭石、石膏、石绿、珠砂、铅粉、铅丹、靛青、靛黄、红花（胭脂），十二色勾画出莫高窟的雍雅；梅染、酞靛、茶白、雅青……演绎着各自的色彩浪漫：那是春暖花开时节一抹心旷神怡的柳绿，那是金秋稻黄之际一片大地丰收的橙黄，那是宫殿立柱之前一挽儒雅肃穆的紺蓝，那是飞天壁画之一方神秘梦幻的赭石，这些凝聚古人智慧的中华亮丽色彩遍布在历史的每个角落。

如今，它亦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翻开书卷，再读经典。

一如，周口店山顶洞人染饰品使用的红色，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绘制花纹使用的白垩、红矾土、炭(黑色)、土黄诸色，殷墟甲骨上有朱和黑色写过的笔迹……让我们知道：我们的祖先那时就已发现了颜色。

周秦时期，洛阳出土的战国彩陶壶，使用朱、黄、青、白、黑等颜色画着精美的花纹；郑州二里岗出土的战国陶鸭，有红、黄、白、黑等鲜明的色彩，还在鸭嘴和鸭足使用了艳丽的黄。

汉晋时期文学艺术鼎盛，绘画用色显著，东晋顾恺之画的《女史箴图》一卷，以朱、赭、黄、白、黑为主体色彩，用胭脂、蓝、绿、檀木为辅助色彩。晋代陶器使用朱砂、红土、石膏、白垩、黑炭，颜色有主有从，鲜艳明快。

南北朝、隋时期，谢赫“六法”的“随类敷彩”具定了色彩的作用和效果，今天看到的北魏、东西魏留存的成绩绝大部分是在敦煌莫高窟，其色调强烈，善用青和蓝，主色是矿物质彩色，辅色是胭脂、蓝、绿、草绿等植物质颜料，配合的间色，有的使用银朱、黄丹合粉。现在我们看魏代的壁画，如伎乐、飞天等，有的变成了黑人，就是银朱、黄丹合粉日久变色的缘故。隋代的彩色画渐渐趋于繁复，变化也多，敦煌壁画印其例证。

唐代绘画，重要的形式有壁画和卷轴。初唐的画家们，单色间色互相为用，经千年至今，绢已斑驳，颜色并不完全剥落。如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，尉迟乙僧画的天皇像，这说明古代的画家不但善于运用色彩，而且用他们的智慧，使颜料溶于绢帛，经年舒卷，不脱不落。盛唐时期，有韩干《双马图》、张萱(宋赵洁临本)《虢国夫人出行图》、韩

九曲红火

吴克敬

的生机，重大节庆活动，已然见得到榆林小曲的表演。但一切都没有元宵节的转九曲来得热烈，来得让人心潮澎湃。

起源于《封神演义》的转九曲，最初是叫“九曲阵”的，一代一代盛传下来，还又叫了“九曲灯”，但大家随口说来，多数时候还是叫转九曲。这个名讳，对这一活动的表述至为形象。那年的正月十五元宵夜，我在榆林市那个叫赫家洼的村里，很幸运地参加了转九曲活动，知晓设立灯场最为关键，非得选择一处平整、宽敞、避风、路平、距离村子较近的地方。

灯场的栽设，大年过后就开始了，用到的高粱秆和竹竿三尺长短，杆距亦然，横竖各栽19行，共361把，把顶上坐上泥巴，借助泥巴安置洋草、萝卜刺制的“灯碗”。灯碗内注有清油、煤油或老麻油，放上棉花捻子，是夜点燃起来，恰好形成一个四方城样的灯阵。灯阵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日、月、罗喉、计都九个星宿为象征，开设九道城门，同时还要插红旗、贴对联、挂红灯，五光十色，盛况空前。

大家准备着要转九曲了，自会唱出诗句歌词来：

灯山银光千万层，
照亮乾坤一片红，
灯碗好像一盘龙，
灯烟缭绕瑞气生。

灯阵内注有清油、煤油或老麻油，放上棉花捻子，是夜点燃起来，恰好形成一个四方城样的灯阵。

灯阵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日、月、罗喉、计都九个星宿为象征，开设九道城门，同时还要插红旗、贴对联、挂红灯，五光十色，盛况空前。

大家准备着要转九曲了，自会唱出诗句歌词来：

四方九曲一座城，
众人协力打开门，
手举花火游花城，

泥《文苑图》、周昉《簪花仕女图》、李思训《金碧山水》等画迹传世，中国绘画至此，在用色的发展上，已经是百花齐放、丰富多彩了。中唐以至晚唐，山水画兴起之余，色彩繁复的花鸟画同样兴起，这一时期，植物质的颜色被大量使用。

五代、两宋特别重视画院制度，以画取士，画家辈出，在五代北宋和南宋初期，颜色的使用仍延续着晚唐之风，却已然登峰造极。如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：八位女乐，花衣花裙，色彩极其鲜艳，以烘托穿着浅薄白衣、袒腹坐在墨椅上的韩熙载，对比非常鲜明。北宋赵佶《芙蓉锦鸡图》：浅红色的芙蓉花，衬托着五色绚烂的锦鸡。北宋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：染天染水，精工细腻的官廷青绿，900余年，色彩仍明艳晴朗，这正是画院中人使用颜色的佳作。

五代北宋，继承着中唐晚唐颜色的画风，注重笔墨，画面多“高韵”。如：五代赵干的《江行初雪图》、北宋李公麟的《五马图》，文同的《雪竹图》等，不但使用各种线描，还用墨彩敷染出经过提炼的具体形象。到了南宋，水墨画持续发展，用墨线描出物象再加以墨彩渲染的白描画，更加被重视。

元代画风雅致，水墨画大行，主张颜色使用要淡雅。但在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的《辍耕录》里，记载着绘画十三科最末一科是“雕青嵌绿”，直到清末依然存在。由此可见，所谓主张的、世俗的，都在包容着相互促进与发展。与此同时，颜色墨也有五色、十色之分，如乾隆制造的“五香”，有石青、石绿、朱砂、石黄、白五色墨；嘉庆制造的“名花十友”，有朱砂、石黄、石膏、石绿、车渠白、紫靛、黄丹、雄黄、赭石、朱标十色墨。

由“隋书经济志”“唐书艺文志”，到宋代绘画的“十门”，再到元代的“十三科”，可以看出中国绘画传统色彩的发展之路，拥有一条流光溢彩的文脉，蕴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情趣和东方智慧。翻阅史书，可以感受到，中国绘画的传统色彩文化是自古至今社会风情、文学艺术、审美标准的反映。

千年间，每一个跃动于字里行间的绘画故事，都可以捕捉到古人不遗余力把色彩经验融入绘画之中的执着，方能让今天的我们受益匪浅，中国画家也将接力用中国传统色作为中国绘画的切入点，继承传统，继而创新，让新时代的人民不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，不断生发对美好事物、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（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、著名画家）

春

林阳

踏春

韶春风十里，
岸柳共沧浪。
迎春花探水，
衔泥燕入堂。
振衣逢老友，
漫步话朝阳。
回首来时路，
湖中野鸭翔。

迎春

和风化柳烟，
香碧碧连天。
波涨湖将溢，
月隐龙不眠。
诗盈龙尾砚，
墨染虎皮宣。
耳顺身心悦，
吉祥何计年。

（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、民进中央开明画院院长）



五晚上的月亮，仿佛把月亮也烧红了呢！参与这样的民俗活动，我不仅觉得新鲜，而且还好奇。所以在大家举着火把往崩梁顶上攀爬的时候，我没有落伍，也举着火把攀爬了呢。存储在我记忆里的情景是：当我那夜爬到了崩梁顶上，把我手里举着的火把投进火把窝子，站在了红光冲天的火坑边，向着往崩梁顶上爬来的村里人看，只见火把连着火把，连成长长的一串，曲曲弯弯地游动着，宛如一条闪光发亮，活着的游龙一般！

火把窝子的真章，就是埋在火坑下边的鸡蛋了。

民俗规定是严肃的，非五更时分，谁也不能上到山顶上来在火把窝子里刨食鸡蛋。必须听到五更鸡叫的声音，才可以往埋着鸡蛋的火把窝子那儿跑。相信那个激动人心的元宵节晚上，赫家洼村的许多年轻人后生，为了得到火把窝子里的鸡蛋，都没能睡好觉。因为那鸡蛋是要叫幸运蛋的，谁得到了，拿回家给父母亲吃，是父母母亲的幸运，给自己吃，是自己的幸运，如果有自己的心上人，送给心上人吃，是心上人的幸运。

冲锋陷阵，争先恐后，什么激动人心的词，用在这个时候都不过分。

赫家洼村的年轻后生里，有位叫钟国军的，特别照顾我。那天清晨，他最先从火把窝子的灰窝里掏出了两枚鸡蛋。他没有独享，而是分出一枚，送给我食用了。当时的我，突然手里接过那枚幸运蛋，还感觉到幸运蛋火烫火烫，烫着我的手心。

陕北的朋友微信我，他们今年是要闹红火了。与我交情深点的钟国军，希望我能再次去他们赫家洼村，与他们一起闹红火。说实话，我倒是真心想去，但年逾七十岁的身体，成了我的累赘，我没能去得了。还好可以视频连线，让枯坐西安家里的我，与钟国军连线了好一阵。我从他的手机镜头里，既看到了转九曲的场面，还看到了火把窝子的场景，是那样的火光熊熊、五光十色……

（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）